■图片故事

# 大树的庇护

□海林 文/图

人说家就像一棵大树，遮住炙热的阳光，送给你温馨的阴凉。每逢节假日，子女们就像回巢的小鸟，唧唧喳喳地落在这棵“大树”上。

小时候一到周末我就和父母来到姥姥家，那里有我熟悉的亲人，也有我可以一起玩耍的兄弟姊妹，那里给我留下了许多温暖又难忘的记忆。

姥姥是大家庭的核心，识大体、有思想、任劳任怨、不辞辛苦。记忆中，大人们总在吃饭时讨论姥姥到底爱吃什么东西，姥姥不搀和，笑而不语，只是吃些盘子里大家吃剩的菜。

而姥爷是大家庭最早时期的经济支柱。憨厚老实,为人正直。

姥姥对子女以及儿孙的疼爱体现在默默的付出。姥姥没上过学，正是因为这样，她很关心孩子们的学习，再苦也不能少了孩子的学费，再难也要把儿女们培养出来，姥姥的高瞻远瞩另人敬佩。

在姥姥和姥爷的关爱下，一家人团结在一起，相亲相爱，和和美美。低年级时有次我想吃带汤的鸡蛋，“鸡蛋晚放会儿，做好后鸡蛋里就有汤。”大舅妈和三姨抢着要为我做面条鸡蛋汤。当时我觉得特别幸福。

小姨和小姨夫出国，把表妹托付给三姨和三姨夫。

表妹一到姥姥家，仿佛一下多了5个妈5个爸，大人们全都围着这个小宝贝转。大舅妈逗表妹，大姨给表妹买吃的、玩具，二舅抱着表妹说：“走，跟二舅去小卖部，想要什么好吃的就说，咱们都给买回来。”我在边上听得真是羡慕。我妈也经常给表妹买好吃的，抢着抱她。

我想，这都是将心比心，小姨为大家庭付出了许多，经常接送或带我们另5个孩子玩，完成姥姥交待的事。现在小姨需要帮助，大家都是心往一处想、劲儿往一处使。

周末赶往姥姥家的日子在我上初一时戛然而止。那时学习任务重，有压力，我习惯了父母在周末去姥姥家，我独自在家学习。有次母亲告诉我：“姥姥都想你了。”

直到1994年姥姥大病一场，我才突然意识到姥姥身体不行了。那次一到医院我就哭了，看到这么爱我的姥姥穿着病服，我的眼泪倾泻而出，哽咽不语。人都是有感情的，更何况面对我挚爱的亲人。

记得那是1995年腊月二十六，姥姥突然摔了个跟头，父母立刻赶去医院，等父母凌晨5点回家时，我才从父母的口中得知，姥姥已经撒手人寰。

我感觉，我的人生像空了一块儿。

如今到了2019年，我还是不能忘记从前的那些春节，放炮、打雪仗、吃年夜饭、看春晚，听着大人们打麻将的声音，还有时常出现在厨房角落里、偶尔躺在盥洗室拼搭小床上的姥姥，和一趟趟不辞辛苦忙着采购的姥爷。

这一幅幅画面刻骨铭心，不能忘怀。

如今，虽然和姥姥家的亲人见面次数减少，但从小一起过来的那股亲劲儿，那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一直都没有变。

这棵“大树”，深深地扎根在土壤里，像姥姥慈爱的眼神，默默地关注着我们。

■家庭相册

# 像萝卜花一样守候的母亲

□张西武 文/图

阳春三月,积雪消融,酥软的大地从沉睡中醒来，母亲也从冬日的萎靡中振作起精神，舒展筋骨,开始在她的菜园里劳作。母亲把冬天精心挑选的品相好的白菜萝卜,从储藏窖取出,精心地栽在种园里,然后盖上豆秸或谷草,防止早春的霜冻和散养的鸡来刨食。用不了多久,菜园就会开满萝卜花，这个寂寞荒芜的山角便充满了生机。

那个周末的黄昏，我赶回老家,看到母亲又在菜园里劳作。那时,萝卜的秸秆已经一米高,一片素色的花,平淡无奇地开放着,甚至连蜂蝶都稀少。

夕阳下的母亲汗流浃背,我心生怜惜，生气地说:“这么大年纪了在家歇着不行吗？花几块钱就能买一大把种子,偏要挨这累,纯是给儿女心里添堵。”

本来见到儿子回来心情大好的母亲被惹怒了:“菜籽不值钱,你们给我买回来多少？”母亲的话让我无言以对,回想这些年,确实没给母亲买过菜籽，相反儿女们以及亲戚邻居，每到种菜的季节就想起向母亲要，而母亲总是毫不吝啬地把她辛苦收获的各种菜籽分给大家。

我理解母亲的心情，她居于大山之上,儿女都远离老家,只有种菜才能给她充实的生活。母亲一边劳作,一边等待种子成熟。每年秋天青翠肥壮的大萝卜，绿油油结实实的大白菜，无不让终日劳累的母亲面露喜色。我们家也因此在一个个漫长的秋冬，都有吃不完的蔬菜，父亲还每天用扁担挑着去卖。母亲就靠这种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，供养六个儿女都读完书,并成家立业。

母亲的勤劳，到老却成为一种顽疾困扰着我，年近八旬的母亲仍然年年坚持侍弄一大片菜园，就连墙角这一块巴掌大的种园,也不舍放弃。

那日的黄昏，我站在萝卜花丛中,想起了母亲的辛劳和顽固,心生怨恨，气愤地抓过一棵萝卜秸,想要拔除。萝卜花打在我的脸上，忽然一股淡淡的芳香扑鼻而来,萝卜花难道有香味?这么多年我怎么从来没有闻到过!

母亲抬头看到我的异样,以为我在闻花香，笑道:“才知道它有香味吧!不怪你闻不到,萝卜花只有到了傍晚才有香味。”说着又继续弯腰除草。

我不禁愕然，注视着佝偻着背的母亲,那满头白发在夕阳下像蓬松的蒿草一般凌乱，那个常常让我枕着进入梦乡的宽厚的肩膀哪儿去了?那个常背着我穿梭在农田里劳作的强壮的农村妇女哪儿去了？那个当年神采奕奕行路如风的女人哪儿去了?我的眼前只有一棵干瘪而弯折的稻草，在一片素淡洁白的萝卜花下穿梭。

我的眼睛瞬间濡湿，母亲不就像这墙角的萝卜花吗？静静开放,一生无求,为子孙后代而甘愿寂寞地守候和付出。我想起了台湾作家刘墉的话:“自己这样过了暗淡的一生,既然无法改变命运,就拼出全部力量，让下一代有个璀璨的未来吧！”

母亲已然衰老,驼背弓腰,瘦骨嶙峋,然而,卑微的母亲就像墙角的萝卜花一样，寂寞地守候着家园,在黄昏散发出生命的余香。

北京秘密

## 改革之路

这条3公里的路上，似乎两位伟人有一场穿越时空的“对话”，主题是：什么是社会主义？怎样建设社会主义？

从鲁迅中学继续向东，穿过宣武门内大街，很容易就能找到西绒线胡同51号。

这个由四进四合院加一座后花园构成的幽静院落，原是清代贝子府邸，民国时期成为一名银行家的寓所，1959年在此建成四川饭店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邓小平同志曾到四川饭店用餐。在饭店老职工中，流传着一个“传奇故事”：厅内墙上挂着一幅两只猫的挂毯，小平同志曾在这里说过那句响彻亿万人耳畔的名言：“不管黑猫白猫，捉到老鼠就是好猫。”

2018年，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。40年前，正是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，引领“中国号”巨轮驶上了富强、兴盛的航程……

从李大钊故居“出发”，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。

1920年，16岁的邓小平赴法留学，并在1923年夏天参加旅欧共青团支部工作，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生涯。

1926年，邓小平从巴黎辗转来到莫斯科，先后进入斯大林共产主义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

“在莫斯科学习的邓小平，是如何在1927年3月由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调遣，到达国民革命中心之一的西安，这段历史其实很有挖掘价值。不幸的是，一个月后，李大钊被反动军阀逮捕入狱。”大钊先生孙子李建生的话，勾勒出邓小平和李大钊两位伟人之间的某种联系。

不管怎样，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上，这种联系是坚固的。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纪念碑上，“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”的金色大字，题词人正是邓小平。

“社会主义的本质，是解放生产力，发展生产力，消灭剥削，消除两极分化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。”

回望历史，邓小平的这个著名论断，和90多年前李大钊的话如出一辙：“照这样看来，社会主义是要富的，不是要穷的，是整理生产的，不是破坏生产的。”李大钊还强调，社会主义会“因时、因所、因事的性质”发生“适应环境的变化”，是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的，“社会主义的实现，离开人民本身，是万万作不到的”。

——这条3公里的路上，至今还能捕捉到改革开放改变这个国家的诸多历史细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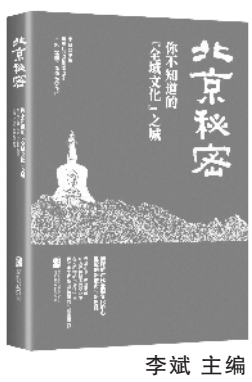
1984年，西绒线胡同145号，北京市第一家西餐快餐馆——义利快餐厅开业。红色的霓虹灯，中英文标识的快餐字样，涵盖热狗、汉堡、炸鸡、牛排和咖啡的洋气餐单，显示出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迎接改革开放的朝气。时任北京市领导参观了这家快餐店后，甚至发出了“北京的吃饭难问题，要从大力发展快餐来解决”的号召。

和李大钊故居近在咫尺的永宁胡同甲14号，至今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旅馆，叫永宁旅馆。国企改革的宏大主题，能在这个胡同小旅馆里找到温情和励志的注解。

20多年前，这里由北京汽车制动器厂一处办公楼改造而来。到了2002年，这家国企因经营不善濒临倒闭，院子里垃圾堆成山。2002年年底，包括8名党员在内的16位下岗职工抱团再就业，接手了这家旅馆。他们凑了6万块钱，对小旅馆重新装修。在西城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党工委领导下，还成立了永宁旅馆党支部。

43岁的王为民，是16位创始人之一。他回忆说，当时大家干劲十足，党员们处处抢脏活累活，硬是把脏乱差的小旅馆给“救”活了。

（六）




李斌 主编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